

序 言

从港口往市区方向走 500 米就到了宫岛市政府，其位于山脚下。该市政府是一座豪华的四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只有观光科是单独租用了宫岛港大厦的二楼作为办公地点。所有的外地游客都要通过这里才能进入宫岛，所以在这里办公是非常便捷的。

当迁谷友里子走进观光科时，那里的职员们正心神不宁地担心着窗外的天气。

“照这样下去，天气恐怕会大变。”

野崎科长担心地说着，转过身来，看到友里子后挥挥手，“呀，你好。”

“我把参拜神社的游客资料拿来了。”

友里子将神社负责人托付的茶色大信封递给了野崎。

“为这个，还让你专程跑一趟，真不好意思。”

野崎向友里子表示了谢意，从信封中拿出了资料。

“今年游客的数量较往年增加不少，你们神社那边也很忙吧？”

“是的，暑假期间的游客相当多。”

在电视连续剧中，有描写古代平氏家族盛衰的作品，受其影响，每年登岛参观的游客数量持续增加。不要说神社了，就

连当地的旅馆以及出售土产品的商店也都生意兴隆。可以说整个城市都因此而繁荣了。

广岛县佐伯郡宫岛市位于严岛上，人口大约为 3000。主要产业就是观光业。这里著名的严岛神社，对该地区各行各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照这个趋势，今年又要打破记录了。这所有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你们神社啊。代我向你们的负责人问候一声。”

观光科长好像挺开心的，向友里子这个普普通通的神社女职员鞠个躬，客气了一下后，又不放心地看起窗外的天空。

“风又大起来了。你反正有宿舍倒也无所谓，但那些乘船来岛上的人还是早点回去为好。刚才接到通知，六点左右船只就要停航了。”

“我们神社办公室的人也是这么说的。”

时断时续的大雨现在总算停了，但从下午三点开始，风力突然增强了。狭窄的大野濑户海峡一向风平浪静，现在就连那里也隐隐地显现出獠牙状的白浪。高空中云彩移动的速度也快得异常。

气象厅很早就发布警报说，在九州、四国、中国地区有暴风雨海浪。“大而强”的第 19 号台风持续向北移动，其中心气压为 935 百帕斯卡，最大风速为五十米，预计在下午八点钟左右通过广岛县附近。

友里子刚从观光科大门走出，眼前就刮过一阵小旋风。

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头顶上方是黑色的犹如乌鸦一般的小浮云，友里子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白衣的袖子、裙裤的下摆被大风掀起，紧紧地贴在身上。

从港口到严岛神社之间的参拜大道上，出售土产品的商店正急急忙忙地关门打烊。路上碰到的观光客，无一例外都弯着

腰，心急火燎地朝栈桥赶去。当白衣红裙，一副神社女职员打扮的友里子从旁边经过时，他们也只是稍微回头望一眼而已。如果换在平时，他们肯定会觉得机会难得，恳请与她合个影，但现在却不是时候。

人群中有人嚷道：“听说轮渡马上就要停航了。”

（冈野君来得及吗？）

友里子担心起同事冈野德子。德子的家位于对岸的二十日市，每天坐轮渡来上班。希望在她回去之前，轮渡还没有停航。

当友里子拐过商店时，一个男子背着身子从对面走过来，两人差一点撞个满怀。男人挎着个小手提包，一边望着弥山山顶一边倒退着走过来。

友里子一下跳开，男人也吓了一跳，“哎”地叫了一声摆开架势，像是受到什么人袭击一样。但当他看到友里子后，松了一口气，稍稍点头致意，“对不起”。看起来他不像是个坏人。

友里子也说了声对不起，那男人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能问您一下吗？”

男人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脸庞稍稍细长，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显著的特征了。当然这个人是友里子从未见过的。

男人猫着腰靠近友里子，可见对一副神社女职员装束的她多少有些敬意。

“请问红叶谷公园的墓地在什么地方？”

“哎？”

友里子听到“墓地”这个词，不禁缩了一下身体，做出了应对的姿势。

“对不起，很冒失地问你这么一个问题。”

那个男人似乎察觉到了友里子的戒心，苦笑着低下头。

他笑起来，让人感到亲切。

“我听说在红叶谷公园有墓场，但转了几圈也没发现。我看你像是神社里的人，估计你或许会知道。”

“是红叶谷公园的墓地吗？”

友里子反问道。

“是的。”

“红叶谷公园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墓地。”

“哎，是真的吗？”

男人显然很吃惊。

“不仅是红叶谷公园，神社附近地带都是圣洁的场所，决不允许有墓地存在的。”

（你这个人在那里胡说什么呀……）友里子无意识中，讲话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实际上，友里子因为那个男人嘴中冒出的话语玷污了神社这块净土而感到厌恶。

拥有严岛神社的“安芸宫岛”是名副其实的祭祀神灵の岛屿，也就是说整个岛屿在宗教上都属于净土。

宫岛原来叫“严岛”，在昭和二十五年以前，连城市的名称也叫“严岛市”。

自古以来，严岛作为宗教圣地而名闻遐迩。据说在推古天皇元年（公元 593 年）人们创建了严岛神社。其可信度暂且不提，但对岸安芸国佐伯郡的居民自古以来就面对着拥有弥山主峰的该岛，自然而然将其作为自己信奉的对象，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严岛”这个词来源于掌管祭祀的神灵“伊都伎岛神”的名字。

严岛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以平清盛为首的平氏家族很信

奉严岛。壮年的平清盛作为安芸太守来这里就任时，非常景仰严岛神社，曾将平氏家族的经书《平家纳经》进贡给了神社，现在该经书是日本屈指可数的国宝之一。

对于日本的“神灵”而言，不仅是人类，所有生物的尸骸都被当作是污秽中的污秽。不但是死人，以前就连女子的产褥都被视作污秽之物而远离神社。

死人就更加忌讳靠近严岛神社了，严格地说，以严岛神社为中心，南北向可划一条线，而死人是绝对禁止跨越这条线的。打个比方，如果严岛神社西边有人死了，想把他运到东边，就必须从海岸将其抬到船上，绕到远处的海面上，在那里再折向东边。

而红叶谷公园的位置基本上在严岛神社的正背面，位于严岛神社通往灵山弥山的半道上，可谓是圣洁之地。在那一带决不可能有墓地的。

那个男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友里子严厉的语调，只是不时地歪着头说：“奇怪啊！”

“我是听别人讲红叶谷公园里有墓地才来的……”

那个男人满脸迷惑，像发牢骚一样地嘟哝着，昂起头看看天空，接着又看了一下表，说道：“啊，快来了。”顿时焦虑不安起来。他的意思是台风快来了，还是某人快来了？男人的气色看上去铁青，恐怕并不完全是傍晚的缘故，像是发生了意外事件而正在犯愁。

“谢谢。”

男人向友里子道声谢，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形，就匆忙离开了，像是消失在土产品商店的一角。

回到神社办公室，冈野德子已经换上了便服。原来神社的负责人让那些手头上没有特别事情的女工作人员，早点赶回家

去。

“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德子看着天空说道。

“行，没事的。还是快一点吧。听说船快要停航了。”

“还来得及。”

时间刚过 5 点。女职员的工作时间没有严格规定。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白天，她们就应该在神社里工作，这已经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尤其像友里子这样居住在神社里的女职员，只要太阳还在天空上挂着就应该工作。在九月末的这个季节，如若是平时，参拜的游客正在神社内漫步，或是求签和护身符。作为神社的女职员必须要接待他们。

紧跟着德子，又有四个住在神社外的女职员相继回去了。

和剩下的三个女职员一起，友里子换上了便装。男工作人员也换上能轻便行动的服装。

在回宿舍之前，友里子走到回廊处，看看天气，只见海面上波涛汹涌，满潮的海面开始将大牌坊浸泡在水中，有时海水会涨起来，余波哗哗啦啦地逼近大舞台周围。照这个架势，海岸边的小船只已经无法停靠码头了。

宫岛的轮渡由国营的船只和民营的“宫岛松大观光船”组成，冈野德子回去后不久，即下午 5 点 10 分左右，首先是国营的轮渡停航，随后在下午 6 点钟，“松大”轮渡也宣布停航。

伴随着日落，风雨更加猛烈。从山顶上吹下的阵风将红叶谷公园的树木刮得哗哗直响，而小树枝啪啪断裂的声响更加剧了人们心中的不安。

凡是神社负责人以下的工作人员都留在神社内，担当警戒任务。

神社的九个女职员当中，有四个是住在岛上的，其中两人

是住宿舍，在六点半之前这些人都离开了神社。友里子一回到宿舍就赶忙吃完晚饭，拉起窗帘，铺好被褥，以便随时能钻进去。

电视里的台风警报不间断地传送着台风中心接近安芸地区的情况。解说员用一种紧迫的声音说道：“如若在满潮时相遇，会形成高潮。台风中心经过的沿岸地带务必加强警戒。”

屋外的风力很强，是友里子从没遇到过的。宿舍还很新，而且建筑本身牢固，但还是像地震一般，微微地晃动着。窗户向内鼓胀，仿佛就要迸裂出来。

友里子胆战心惊地走到窗边，透过窗帘缝隙朝外望去，隔壁屋顶上的瓦片被刮得四分五裂，到处乱飞。从红叶谷到山顶一带，传来好几声大松树断裂倒地的轰响。

傍晚 6 点，整个岛屿同时停电，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岛上的居民不知道是否有雷击，但后来听说，从对岸的宫岛口曾观测到当时在严岛的山脊上，到处都有青白色的闪光，犹如圣爱摩火。

风势越来越强，但雨却不怎么大，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严岛神社过去曾数度受到台风所带来的破坏，那都是由于大雨形成的泥石流所造成的。尤其是 1945 年枕崎台风来临的时候，冲下红叶谷的山洪对严岛神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于当时的情景，神社负责人野山权至今还记忆犹新，正因为如此，由于这次的雨势不大，他多少有点乐观。他笑嘻嘻地让友里子回宿舍，“如果只是刮风，不管怎样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的确，耸立在严岛神社后方的群峰像天然城墙一般挡住了大风。这一象征着平安时代繁荣昌盛的优美建筑物之所以能长期保存下来，恐怕正受益于此。

但是那晚的大风非同寻常。大风越过严岛神社周围的几座山峰，刮落到擂钵状的谷底，凝聚的风势都碰撞在一起，彻底袭击了红叶谷。正因为如此，直径一米的大枞树都被连根拔起，而深深扎根于地下的大松树也被无情地折断了。

阵风所到之处，房屋宛如遭遇到了龙卷风，受害非浅。从屋顶瓦片飞散的情况看，恐怕是被龙卷状的大风所刮落的。也就在此时，对岸宫岛口的轮渡码头上，担当警卫的员工亲眼看到从严岛有一股巨大的黑龙状尘灰直升天穹。

几乎与此同时，严岛神社也接连不断地遭到破坏。首先是重要文化财产，表演“能”的舞台的屋顶掉落下来。神社负责人野山权亲眼目睹到该屋顶稍稍活动了一下后，斜着被抛了出去。在此前后，作为国宝的左乐房被刮走，走廊顶端掉下来，而神社事务所附近的大松树也倒了。

几乎整个建筑物都被指定为国宝或是重点保护的文物财产。每根立柱、每块瓦片、每个地板，甚至每个钉子都是国宝的一部分。当那些国宝被无情刮走时，包括负责人在内的神职人员都犹如噩梦一般，束手无策，只能呆呆地看着。

当台风稍稍平息一点时，黑色的波涛又随之而来。那是个令人恐怖的大潮。第一阵波浪吞没了离大牌坊最近突出的地带，袭击了平舞台。平舞台的地板在波涛中被掀起，发出机枪射击时的声音。

波涛进一步侵入神社，一直推进到前殿。身材魁梧的野山权大喊一声，冲了过去，紧紧抱住那浮起，将要被卷走的地板，抱了一块又一块，而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紧随其后，奋力抢救。第二阵，第三阵海浪随之而来，许多地板被冲走，一部分好不容易被抢救下来的物品也被卷走了。在自然界强大的破坏力面前，他们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弱，然而尽力保护神社的意志

却支撑着他们。

尽管他们拼命努力，神社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黑暗中，他们双腿浸泡在海水中忙碌着，没出人命就已万幸了。

一夜之后，神社中的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好几个建筑物已没有了屋顶，其中有些建筑物已经完全消失，只剩下基座了。平舞台、高舞台、前殿、回廊等处，有相当一部分建筑物的地板被卷走了，到处都能看到孤零零的大柱子耸立着。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战火后的残垣废墟。大牌坊内侧的岔口一带，原本非常美丽的淡黄色砂地现在却陷在黑黑的沙土中，就像泥田一样。

这就是“日本三景”之一的安芸宫岛吗？台风后的景象让人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狂野的波涛奇迹般地平静下来，海水后退到大牌坊附近，在初秋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而在汀线上，横躺着一个男人，宛如波浪放置在那里的祭品一般。

第一章 嫂子的秘密

1

发现嫂子和子最近有点不对劲的，不仅是浅见一个人。最初将这一点告诉浅见的是佣人须美子。

“少爷，我有件事放心不下……”

须美子满脸严肃地说着。当时晚起的浅见正在吃早饭。妈妈雪江还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而和子为了大女儿升学的事情，一大早就去了学校。饭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什么事？”

浅见一边将黄油涂在面包片上，一边淡淡地应和着。其实他已经有点明白须美子想要说什么了。早在几天前，浅见就已经感到嫂子有心事，他觉得须美子要讲的大概就是那件事。

“这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那你就不要说了。”

浅见冷淡地说着，须美子气得恨恨的，瞪着浅见，沉默了一下后又开口了，好像无法克制心中的想法，非要一吐为快不可。

“但我还是想跟你说一下。”

“你说吧，但不要指望我能做什么。”

“干吗呀？我什么还没说呢，请你不要这种样子。”

须美子都快要哭了。

“好了，好了，我听，我听啊。什么事？说说看。”

“是你嫂子的事。”

“嫂子怎么了？”

“不是非常清楚，但总觉得她有担心的事情。”

“担心的事情？是一件、两件？还是三件、四件？或许更多吧？如果再加上我经常不在家这些事，恐怕有五六件吧。”

“少爷，你认真点好吗？”

“哈哈，看来事情还蛮严重的嘛。”

“你不要那样笑，好吗？事情真的蛮严重的。你老是不在家，所以也许不知道。”

“我又不是傻子。其实我也注意到嫂子这段时间有犯愁的事情。”

“是吗！如果是那样，你可要帮帮忙呀。”

“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事而发愁，所以即使想帮忙，也是有劲使不上。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也不清楚。所以要和你商量的了。少爷，你能不能婉转地试探着问一下？”

“这种事不能问。”

“难道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但我想这件事肯定蛮严重的，所以嫂子才不想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旁人最好不要随便介入。”

“我是旁人，你真不识好歹。”

“别，别那样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最好不要告诉我老妈。”

“好的，我也这么想。”

其实，雪江早就看出媳妇有心事。当浅见与须美子商谈完这件事，过了大约二、三十分钟，雪江在走廊里碰见了浅见，“光彦，你来一下。”就把他叫到了里间。开始先和他聊一聊壁龛上的插花，盆栽的保养等，猛地她问到：“光彦，你是怎么认为的？”

“啊，这树枝的形状真不错。”

浅见假装糊涂。

“你说什么呢？我不是问你这个树枝怎么样。你学习虽说不是怎么样，但感觉一向敏锐，所以才问你。”

“感觉也得看时候，有时也会失灵的。”

“是吗？看来不能指望你了。”

雪江叹了一口气。

“如果你真担心，那你还是自己去问一问，不好吗？”

“如果能随便就问，我也不会这么烦恼了……对了，你说问一问，到底去问谁？问什么事啊？”

“哈哈，妈妈，你的感觉也不怎么敏锐呀。”

“真拿你没办法。你也注意到和子有点反常，是吗？老实说，我都快急死了。”

“妈妈，你也有恐惧的事。”

“恐惧？你说什么呀，我也有恐惧的事？我除了有恐高症之外，其它没有什么恐惧的事。”

“但你害怕知道嫂子犯愁的原因。”

“……”

雪江皱皱眉头，想反驳，但最后好像还是承认自己说不过儿子。她干脆昂起头，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因此你去问问和子。好吗？要巧妙点。”

这是不容反驳的“圣旨”，这回轮到浅见哑口无言了。

（如果直接问她这件事，她肯定会很为难……）一想到年长十三岁的嫂子那白白净净、美丽的脸庞时，浅见有点想打退堂鼓。

在和子嫁到浅见家之前，他根本不了解嫂子的任何情况。听说嫂子与哥哥阳一郎是在浅见家的新年扑克牌会上相识的，那时哥哥二十六岁，和子二十五岁，而浅见才刚刚进中学。

浅见也记得在那年夏天，两家人一起去轻井泽爬离山，但他对老学究哥哥那迟到的罗曼蒂克丝毫不感兴趣。

第二年父亲突然撒手而去，浅见家陷入从未有过的危机中。阳一郎成为一家之主，必须照顾母亲和三个弟妹，再也没时间去享受浪漫了。大约经过六年左右，阳一郎才和和子成亲。

六年啊！嫂子竟然等了哥哥这么长时间。浅见打心底佩服。先不提阳一郎，六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女人而言，真是太漫长了。和子的祖父是日本银行的董事，肯定有不少人去提亲。而且和子本人也是名副其实的才女，是个职业女性。好像她就职的商社曾因她外语水平高，想让她到海外分公司去工作。她能抵御住这些诱惑，自始至终只爱着阳一郎一个人。在当今时代，这种纯真的爱情真是少见。

浅见是在他们结婚前一年才知道两人的恋爱关系的。在那段时间，即便是马虎大意的浅见也注意到哥哥整夜整夜地霸着家中的电话，悄悄地说着什么严肃的话题，当时他不能不感到奇怪，但也不想知道更多。因此关于和子娘家的情况，以及和子的成长历程，几乎都不很清楚。

和子无论作为一名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还是作为媳妇都是无可挑剔的。进一步而言，对于平庸的浅见而言，这个嫂

子简直是太优秀了。慧外秀中、和蔼可亲、处事周到……她的优点举不胜举。

这几个月她心神不宁，说明此事一定非同小可。虽说本人装得若无其事，但由于平素过于完美，稍有反差就显得很明显。

雪江很简单地说了声“要巧妙地探问”，但对于浅见而言，最不擅长的就是谈及有关女性心理的话题。这个暂且不提，作为小叔子，如何把握机会向敬爱的嫂子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让人颇费脑筋。就在浅见苦思冥想、不知所措之际，一天，和子主动喊他：“光彦，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机会来了……）浅见半开玩笑地说：“什么事？如果想要借钱，可没门。”

“怎么可能……”嫂子又露出久违的笑容。

“也不是什么急事，等你工作不忙的时候再说吧。”

“有什么工作，我一年到头都是闲人，随时奉陪。可能的话，现在就说吧。”

“真的？那太感谢了。但这儿……”

和子歪了一下脖子，探视一下里间的动静，接着说道：“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到平冢亭再聊，怎么样？”

“太好了。我正想吃那儿的糯米团子。”

虽说两人是叔嫂，但如果单独在外碰头，总会遭来一些闲言碎语。如果在平冢神社内的平冢亭出现，由于那里开阔，恐怕就不会受到莫须有的怀疑了。

浅见和嫂子先分别离开家门，然后在平冢亭会合。这样让外人看起来，两人像是偶然在那里碰见的，但这一招似乎也没起到什么效果。因为当满脸福相，胖乎乎平冢亭老板娘看见他们时，眼睛睁得大大的，“啊！难得见到你们两位。”来回地

看看二人。

他们坐在铺着红毛毯的凳子上，腮帮子被团子塞得满满的，开始了“密谈”。

“我收到这样一份东西。”

和子从包里拿出一个四方形的白信封。

收件人是“浅见和子君”，但没有写发信人姓名和住所。邮戳上有“益田”邮局的字样，日期是二十天前了。

“益田是岛根县的益田市吗？”

“可能吧。”

“可以看看里面的内容吗？”

“当然可以。”

浅见做了个受领的动作，说了声“那我就看了”，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一页信纸和一张四寸大小的照片。信纸上只写了一行字，“只要野鸡不叫，猎人是不会下手的”，字写得歪歪扭扭，恐怕是故意不让人认出笔迹。照片稍微有点褪色，但还相当清楚。

在某一个湖里或海上，风平浪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只小船，两个穿着学生服的少女正冲着这边微笑。

“这个是嫂子吧？”

浅见吃惊地问着。右边那个握着船桨的少女的脸上，虽说带有几分稚气，但能清楚地看出那是和子的面容。

“是的。”

和子微微点点头。稍微有点不好意思，但表情依然很紧张。

“这是中学修学旅行时拍的照片。”

“在哪？”

“严岛。”

“ 严岛…… ”

浅见再看了一下照片。听嫂子这么一说，照片上，少女身后的山脉左下方，汀线附近模模糊糊有一部分红色建筑，像是神社。

“ 这封信和 ‘ 只要野鸡不叫…… ’ 那段话是怎么一回事？ ”

“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知道。但你没感到有什么恶意的企图吗？给人一种阴森森、变态的感觉…… ”

和子摇着头，缩着肩，像是很冷。

“ 在严岛 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

“ 或许吧。 ”

“ 这张照片里的另一个女孩是你的好朋友吧？ ”

“ 记不得她是不是我的好朋友了。连名字都记得不是很清楚。查了一下名册，想起来她叫三桥静江。 ”

“ 会不会是她寄来的呢？ ”

“ 是啊……但如果是她寄来的话，这封奇怪的信是怎么回事？ ”

“ ‘ 只要野鸡不叫 猎人就不会下手 ’ 通常情况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叫人不要多管闲事。 ”

“ 对吧 我担心的就是这句话。 ”

“ 嫂子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计划？ ”

“ 没有，一个计划都没有。再说我也不会做什么影响到别人的事。 ”

“ 是吧 哥哥呢？ ”

“ 我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可能阳一郎正在调查什么案件，对方为了牵制他而来威胁我，从而间接地给他们的调查施加压力……因此，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阳一郎。 ”

“ 原来如此…… ”

浅见微微低了一下头，对她表示敬意。

“但你还是不知道这寄信的人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用这张照片来威胁你？”

“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想到一个线索。拍这张照片的可能是当地高中的男孩，那个男孩拍完照，问了我们的姓名和住所，后来就给寄过来了。但是我保存的那张照片早就丢掉了。”

“一个高中生做这样的事，让人感觉是个不良分子。”

浅见觉得嫂子被冒犯了一样，真生气了。

“你没有问问那小子的名字和学校？”

“那时和现在不一样，女孩都挺腼腆的，不会做那种无聊的事。”

和子上中学的时候，距现在有三十多年了。照片中的和子笑得有点害羞，青春期的她似乎有点羞涩，浅见不禁脸红了起来。

“假设寄这封信的是那家伙，那么他怎么会知道嫂子你现在的地址呢？”

“可能他查阅了圣智女子学院的校友录吧？那里有我以前的名字。”

和子以前叫“设乐”，是个不常见的姓。

“无论是谁都能轻易拿到校友录吗？”

“那倒也不是。但校友录印制了许多份，如果他刻意去找的话，是很容易得手的。”

“这个女人叫……三桥，是吧？你有没有问问她？”

“没问到。她的通讯地址是台东区仲御徒大街，我按照这个地址，写了一封信寄去，但后来给邮局退回来，说是地址不详。”